

中國佛教通史

⑥



中國佛教通史〔第三卷〕

佛光

3004



中國佛教通史

著者 鎌田茂雄

譯者 關世謙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有版權，請勿翻印，歡迎流傳

發行人 星雲大師

出版者 佛光出版社

高雄市前金區賢中街二七號 電話(07)二五一五五五八

流通處 佛光山寺

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 電話(07)六五六一九二一八

佛光書局

臺北市忠孝西路一段二〇號九樓之11 電話(02)三一四四六五九

總經銷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六一號七樓 電話(02)七六三一〇〇〇轉六九三

印刷者 美育印刷廠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中華二路一〇號 電話(07)三一二一九七九

郵政劃撥第〇〇四五六三五一五號帳戶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五二四號

第四章

北朝的佛教
(一) 北魏

- 第一節 北魏的建國與佛教
- 第二節 北魏的毀佛
- 第三節 佛教復興與曇曜的活躍
- 第四節 平城後期的佛教
- 第五節 北魏洛陽的佛教

第一節 北魏的建國與佛教

拓跋部族與佛教

建國北魏的拓跋部族，其原本所居住的地區，就是現今黑龍江的嫩江流域的大興安嶺附近，拓跋力微時於魏甘露三年（三五八）締造了拓跋部的部族聯合國家，以定襄的盛樂（內蒙古和林格爾）為根據地。力微死後，諸部族漸形離叛，國內紛擾，這個聯合國家便告崩潰。三〇八年力微之孫騎廬，把三個分裂的部族國家統一起來，團聚強有力的兵備。當時正值西晉末年，中原大亂，西晉的并州刺史劉琨，求援於拓跋部。由於這項功績，於三一四年封騎廬為代王，領有陁嶺以北（山西代縣西，勾注山以北）五縣之地。因為得到漢人的參與，拓跋部的勢力愈形強大，但猶未蓄志中原。

從騎廬之世，經過數代，傳至的什翼犍，被石趙國虜去做人質；但至三三八年，在繁峙（山西渾源縣西）繼承代王之位而形成了國家。長時期在中原接受漢文化薰陶的什翼犍，採納漢人官吏的建議，開始設置百官，制定法律，釐訂刑罰。從而代國便具備了正式的國家規模。三四一年並在盛樂故城南八里處，建築盛樂新城，以之作爲政治中心。但在三七六年，由於前秦苻堅派出二十萬大軍，大敗了什翼犍，從此，部落離散，代國也滅亡了。

什翼犍之孫拓跋珪，流亡到獨孤部，與賀蘭部同時儲備勢力。由於氾水之戰，苻秦的政權垮台，由慕容垂建立後趙國。三八六年拓跋珪糾合了舊部落的勢力在牛川（內蒙古鶴拉木林河）即代正王，同年改稱國號魏，是爲登國元年。受到慕容垂支持的拓跋珪，便向獨孤部與賀蘭部進攻，結果把他們給殲滅了。這樣一來，拓跋珪便成了塞外唯一的強國。慕容垂眼看着拓跋珪的勢力一天天地強大，深感是後燕的威脅。爲了奪取拓跋珪的馬匹和家畜，差使兒子慕容寶去進攻拓跋珪，但反而被拓跋珪所敗，並把燕軍的精銳消滅。三九六年慕容垂再度率大軍進攻平城（山西大同）。但因慕容垂病死，拓跋珪乘勢向中原進軍，一口氣攻下晉陽、中山、鄴等地，而占領山西、河北二省。三九八年定都平城並即帝位，稱爲魏道帝（一）。

以上是拓跋部族，從草原地帶興起，直到拓跋珪定都平城，以中原統治者的姿態鞏固了地位，其歷史演變過程，概如上述。但北魏諸帝在冀都平城以前，其與佛教的關係若何？幾乎無從查考。但據魏書釋老志所述，魏的先祖在北朝建國，風俗純一而自守無爲之風。當時尚未與西域有交通，因而未曾與聞佛教的教法，即使聞之亦未必相信。其後，神元帝（力微）與魏晉交通，文帝（沙漢汗）久住洛陽，又自昭成帝（什翼犍）去至襄國，才充分地有機會研究南中夏的佛法。

(1) 這段魏書釋老志的記事，問題着重在神元皇帝（力微）。神元皇帝遷都定襄的盛樂（內蒙古和林格爾北），在夏四月舉行祭天式典。諸部族的君長都來與祭作陪，獨有白部大人未到，因而

便把他給殺掉，遠近爲之肅然，都懾服其威令⁽²⁾。就在這神元皇帝遷都的盛樂附近的和林格爾

，因爲會發見漢墓壁畫佛圖像，即如文物⁽¹⁾。雜誌所發表。從內蒙地方的和林格爾的壁畫中，發見「仙人騎白象圖」和「捨獐圖」而且把它視作後漢之物，認爲從西域來的佛教文化，並非經由中原，而是直接傳播到內蒙古地方。推定佛教文化可能是通過天山北路經過草原地帶，而到達黃河灣曲部的定襄郡的和林格爾。其次再談到和林格爾的佛教圖像，究竟是否爲後漢之物，仍然是問題。但即使是三國時代之物，可能是在三世時，佛教文化已經達到了此地。拓跋部的族長，也許具備了接觸一些佛教文化的條件也不一定。

神元皇帝力微，派遣其子沙漠汗去洛陽，與漢族相互通交，這個沙漠汗在歸國的途中，被晉朝征北將軍衛瓘所殺。被崇拜爲魏王室始祖的力微，亦看不出與佛教有什麼直接關係的跡象。一如釋老志所述；我們必須注意到什翼健（昭成帝）往襄國，去探究中原佛法的事實。三二九年石勒遣使者求和，因此什翼健被派去襄國做人質。據說當時從者有五千餘家⁽³⁾，可能是有很多家臣亦亦隨着去至襄國。翌年，在襄國的石勒自稱後趙王。什翼健於三三三年在繁峙的北邊，直到即帝位的大約十年之間，都是居住在石勒、石虎住的襄國和鄴。而且直到十九歲的少年時代，都是在這裏度過，一個人在這段時候的感受性最爲敏感。如以魏書釋老志：「昭成又至襄國，乃備究南夏佛法事。」爲事實，那麼，什翼健對於後趙國的佛教，已有相當地見聞。

石勒、石虎之後，代表趙國佛教的該是佛圖澄（三三三—三四八）所表現的活躍情形。有關佛圖

澄的種種，已在本書第一冊「初傳期的佛教」第四章「華北胡族國家的佛教——佛圖澄的佛教興隆」中詳述，請參閱。

佛圖澄是永嘉四年(三〇)來洛陽，時已七十九歲。他從七十九歲到一百十七歲之間，在動亂的華北備受石氏一族的尊崇，而且又能藉以宣弘佛教而從事各項活動。他深受石勒的保護，身居軍事與政治顧問的要職，佛圖澄時常在事前教導他敵人的存在情形，爲石勒盡力洞察大小吉凶。在洛陽抓到前趙的劉曜，從而石勒才得以稱爲後趙王，這都是假藉佛圖澄的神異之力。石勒尊稱佛圖澄爲大和尚，而深表敬意。石勒的從子石虎，亦重用佛圖澄，每當會語佛圖澄時，必持綾錦，請他使用彫輦爲交通工具。當時有中書著作郎王度，反對石虎的歸依，並以廢佛論上奏石虎，但反而因此機緣，石虎准許人民奉佛與漢族可以出家，都是由此得到公認。

佛圖澄不但受石勒的尊崇，參與國政而屢次向石虎所作的建議，也都被採納。使得暴虐殘忍的石虎，亦發心歸依佛教。佛圖澄的門人，大約有一萬餘人，弘揚佛法的道場，建造八百九十三所佛寺。高僧傳中卷九所謂：「佛法之盛，莫與之先。」的言詞，相信絕非誇張。

他不但建造很多的佛寺，同時也大事推行佛教禮儀。四月初八日的浴佛會，因爲用的是行像，乃令石虎打造檀車(山車)，上置金像，這座金像是北魏世祖太武帝即位時，於四月初八爲祝賀佛誕而行事。在魏書釋老志述稱：

世祖初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業，每引高德沙門、與共談論、於四月八日、輿諸佛像、

行於廣衢，帝親御門樓，臨觀散花，以致禮敬。(4)

有這樣的記載。石虎在鄴所實行的行像佛事，在胡族國家方面，依然被繼承了下來。什翼犍是於三三八年歸國，石虎遷都於鄴是在三三五年，也許是什翼犍在鄴所見到的佛教行事，也被推行在平城。佛圖澄建造八百九十三所的佛寺，我們認爲他在浴佛會的行像，以及公許漢人出家，這種隆興佛教的舉措，正是由什翼犍少年時代對佛教的印象而來。

什翼犍回到北方之後，也與石虎有所通交，也與鮮卑族的慕容氏締結有婚姻關係。什翼犍在首都盛樂定居是三三八—三七六年之間，那時候，慕容部已經建立了前燕。慕容皝自稱燕王，襲擊石虎到達高陽（河北高陽），掠奪幽冀二州三萬戶後回程。三四二年定都和龍（龍城，遼寧朝陽）。慕容皝更遠征高麗，侵入丸都城並加以破壞。慕容皝之子慕容儁於三五二年趁着冉閔之亂，又向中山（河北定縣）、常山（河北正定）進攻，進一步攻陷鄴城，自稱大燕皇帝(5)。翌年，前燕亦向拓跋部遣使朝貢，因此石虎在鄴都建立的文化，也有可能帶到什翼犍的首都盛樂。

有關燕的佛教，雖然沒有直接的記錄。高僧傳等在江南所寫的部份，却有若干的記載。例如與法顯一起立志去西域求法的曇無竭，就是幽州黃龍人（高僧傳卷三）。黃龍就是南朝劉宋稱呼北燕的首都龍城爲黃龍國。另有高僧傳卷七僧詮傳記述，僧詮俗姓張，遼西海陽（河北臨榆西四十里海陽鎮）人，小時候即遊學燕齊學外典，成年後出家研究三藏，是北土學者中的重要人物。

(6) 這位僧徒後來到了江南，但他在黃龍國時，曾造丈六金像，因而可以確定北方也有金像的存在。此外，曇弘⁽⁷⁾、慧豫⁽⁸⁾也都是黃龍出身，而南遊來到劉宋的。因此，在江南佛教資料裏，偶然可以明顯地看到幽州、遼西、燕等地方有佛教人士輩出。因為時代在劉宋年間，在本地地四〇九年正是北燕建國的時候，足見在前燕時代可能有佛教滲透到北方。我認為曾受前燕遣使朝貢的什翼健，好像也是透過慕容氏才知道佛教文化。

再據南齊書卷五十七，列傳第三十八的魏虜所述，東晉太元元年^(三七六)前秦府堅派并州刺史苻洛討伐什翼健，捕虜了什翼健歸還至長安，立第宅教授漢書和學問予什翼健，並分散其部黨令住雲中（內蒙托克托東北）等四郡。諸部的族長每值年末入朝長安，才可與什翼健會語，由諸部所徵收的稅金來充作其費用⁽⁹⁾。據此記事所述，什翼健在其晚年即被俘虜拘留在長安，而在苻堅的統治下學習文教。什翼健因被苻堅所攻擊，而率領國人避難到陰山之北，這是魏書卷一，序紀第一⁽¹⁰⁾所敘述，但並未提到在苻堅統治下在長安停留時的事情。但若以南齊書的記事為真實，什翼健及拓跋部族人民去至長安，當然於長安文化多所見聞。

太元四年^(三七九)二月，苻堅攻擊襄陽得到道安，這位道安即是佛圖澄的弟子。他是奠定中國佛教基礎的人（參閱本書第一冊第五章「釋道安——中國佛教的開拓者」）。透過拓跋族人民在苻堅統治下的長安往來，才知道有道安的存在，當不致有誤。

太祖的建國與佛教

天興元年（三八）正月，拓跋珪（太祖，道武帝）由中山行幸至常山真定（河北正定縣南），然後又到趙郡高邑（河北柏鄉縣北固城堡）接着來到鄴城，在此置行台，以兵五千人鎮守鄴都⁽¹⁾。這個鄴城就是什翼犍學習佛教的地方，當然太祖也會巡覽鄴都官城，有機會接觸到鄴的文化。魏書釋老志有關太祖的記載如次：

太祖平中山、經略燕趙、所逕郡國佛寺、見諸沙門道士、皆致精敬、禁軍旅無有所犯、帝好黃老、頗覽佛經、但天下初定、戎車屢動、庶事草創、未建圖宇、招延僧衆也、然時時秀求、先是、有沙門僧朗、與其徒隱于泰山之琨瑯谷、帝遣使致書、以繪、素、旃罽、銀鉢爲禮、今猶號曰朗公谷焉。⁽²⁾

據此所述，太祖平定中山，經營燕、趙的國王，對往來佛寺中的諸國僧侶與道士誠摯地表示敬意，並下令軍隊不得侵犯佛寺。太祖本好黃老之學，時讀佛經，但他讀誦經典，於經中的義理，却不具理解的能力。

拓跋部出身的人，初來平定漢地時，由於軍隊經常出征，諸般國事都在草創時期，所以根本無暇顧及到建造佛寺或禮請僧侶等事。在這樣動亂之中，太祖時而去尋訪名僧，探求佛教義理。曾派遣使者向住在陝山的僧朗致書，並贈送絹、毛織品和錫鉢等物，即其一例。

太祖深表尊敬而又送禮物的僧朗，已在本書第一冊（第四章第二節「泰山僧朗——山東佛教的開祖」）所述。在佛圖澄的弟子當中，有最負盛名的道安，創倡格義佛教的竺法雅、以及隱棲山

岳爲前秦苻堅和後秦姚興所尊崇的泰山僧朗等。

太祖於僧朗致送的書簡是：

皇帝敬問泰山胡和上、承妙聖靈、要須經略、已命元戎、上人德同海岳、神算遐長、冀助威謀、克寧荒服、今遣使者、送素二十端、白氈五十領、銀鉢二枚、到願納受。¹³

身爲天子，仰承聖靈經略天下，用兵四海，這是開端的自述。接着讚揚泰山僧朗的崇高德行，法齡的悠長，並請有以襄助治理化外的蠻夷。這是對僧朗有所求願的。太祖於泰山僧朗求他那卓越的神異力。石勒、石虎乞求佛圖澄擔當軍師的任務，這與阻蹙蒙遜之厚遇曇無讖是同樣的情形。五胡十六國的首長，對於具有預言能力或神異力乃至通達軍事的僧人，都有一種共通求願的事實，從而利用他們以完成自己的霸業。自然泰山僧朗，也未被遺漏在例子以外。前秦苻堅、後秦姚興、後燕慕容垂、南燕慕容德等都曾上書致意。太祖亦於僧朗有所期願，故而致書表意。

太祖天興元年 (三九九)

遷都平城，開始營造宮室、建宗廟、立社稷¹⁴。就在這一年太祖下詔

述說：佛法的歷史很古老，佛教的救度利益，普及於生者與死者，佛的事蹟與遺教足堪信賴。並且在平城鑄造供奉佛像的殿堂，因而命官請信仰具足者居住。奉太祖的詔敕當年即營造五重塔、耆闍崛山殿、須彌山殿，更爲僧衆建設講堂、禪堂、沙門座等，儼然一所完備的寺院¹⁵。在建設首都之際，最先即着手於營造五重塔、佛殿、講堂、禪堂、僧房等設施，由之可見，太祖的確不是泛泛地傾向佛教。在平城之能建築如此華麗的寺塔，無論對胡族或漢族來說，都是值得稱道

的作爲。太祖之所以決心創建如此的佛寺，都是由於沙門法果的建議所致，這位沙門法果，是以建國參議的立場參與其事。

有關沙門法果在梁高僧傳或唐續高僧傳都沒有記載，祇是在魏書釋老志略有敘述。據述：法果四十歲才做沙門，有一個名喚猛的兒子。太祖首聞法果的名聲是在皇始年間（三九六—三九八），在趙郡（河北趙縣）有稱沙門法果者。此僧戒行嚴正，弘說佛典，事聞於太祖的耳中。太祖遂命人迎請法果來帝都。後來這位法果做了道人統，是統理四衆的僧官，經常跟太祖說話，都能滿遂帝意。因此，經常得到很豐厚的供給和施與。

法果亦常說：「太祖明叡好佛道，正是當今的如來，沙門應予盡禮。」法果亦常禮拜於太祖。法果向人說：「能弘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禮佛耳！」¹⁶ 法果把太祖當作是「當今的如來」所以認爲沙門必須禮拜。主張弘揚佛道的專制君主不止是天子，也是人主，與佛無異。視北魏的太祖作「當今如來」來尊崇他，天子卽如來，把人間的權威和宗教的權威看作一體化來處理，把超越於宗教的佛與在俗的最高權力者視作同一化，在此便形成國家佛教的第一步。

太祖究竟何以會重用於趙郡出身的法果？經過一番的考證，原來是太祖在大興元年（三九八）七月遷都平城。在這之前，曾強制採行從山東向平城移民的政策，此一事實，確有必要加以研究，這在魏書卷二太祖紀：

徙山東六州民吏及徒何、高麗雜夷三十六萬、百工伎巧十萬余口、以充京師。¹⁷

有此記載。這裏所稱的山東，是指太行山脈以東的地域，其六州人民與官吏及徒何（遼寧錦州）

（與高麗等地的唐人約三十六萬人，以及各種技藝工人十萬餘人，強制移民向平城。七月遷都之後，並有六州十二郡的守宰、豪傑、官吏、庶民等二千餘家，也移民向代都（平城·山西大同）

18

。第二次的強制移民大多屬統治階層。如此從太行山脈以東各州，把漢人的統治階層及技術工匠，乃至雜役，奴隸們大量地移民，使得本來文化程度低下的草原與荒野的平城，成爲東方漢民族文化集中的大量匯聚，由這些技術工人建造寺院，鑄造佛像，自亦有其可能。一如先前所述，在燕地方已經有鑄造佛像的技術，加之由山東六州來的技術人員的移住，使得在平城的北魏文化，樹立起相當的規模。

太祖亦曾致書泰山僧朗，在北魏的中業，泰山僧朗住的朗公谷山寺，同時尚住有僧朗的同伴僧意。僧意的傳記在續高僧傳卷二十五，收錄有「魏太山朗公谷山寺釋僧意傳」載有：

寺有高驪像、相國像、胡國像、女國像、吳國像、崑崙像、岱京像、如此七像並是金銅、俱陳寺堂、堂門常開、而鳥獸無敢入者，至今猶爾。¹⁹

這項記敘尤其值得注意。在此谷山寺的金銅佛像中，陳列有：高麗、相國（相州？治所爲鄴）

縣）、胡國（安徽 阜陽）、女國（葱嶺南）、吳國（江蘇蘇州）、崑崙（西域，崑崙山附近）

（岱京（泰山？）等各地域的佛像。這七像都供在谷山寺。在這朗公谷的山寺中，承受來自四方所奉獻的佛像，顯示泰山僧朗的名聲與人望遠播四方。可能是太祖也耳聞到朗公谷山寺中的佛

像，所以也模仿這些佛像，在平城開始了造像事業。

北魏政權，是由貴族化的鮮卑拓跋部的統治君主和漢族的門閥地主的結合所維持，但太祖利用趙郡出身的法果，領導宗教政策。趙郡出身的門閥李順（魏書卷三十六，列傳第二十四）頗負盛名。屬於李順系譜的親戚，也有五十九人⁽²¹⁾。有其列傳，來自趙郡的不止法果，漢人的門閥地主也參加北魏政權的支持行列。但法果是從四十歲才出家的。很少記述北方佛教大德事蹟的高僧傳姑且不論，即使以詳述北方史實見長的高僧傳，亦未見其名。由此來推斷，他既非義解僧，亦非禪定僧，而是具備神異力，善於操理政治與宗教政策的怪異僧人一類，亦未可知。

另一方面，利用這位法果來推行其宗教政策的太祖或太宗，也是喜好黃老的人，但却應該可以看出他是不了解佛教的教理。在平城建造天文殿與天華殿，爲了完成宮城的整備，却也建造了權威象徵性的佛教寺院。法果稱太祖爲「當今如來」究否事實，固然有待查證。但對權勢者來說，其中是否也帶有歸順、迎合、阿諛而表致的言論亦未可知。魏書是北齊魏收於天保五年（五五四）

所完成，是對北魏佛教隆盛期所經過的時代而加以撰述，是於什翼犍、太祖、太宗等與佛教的關係上作爲觀點而立其傳記的。把身具黃老或道教信仰的天子，作爲一位奉佛者的立場而描述的。

沙門是不禮拜王者的，與這種江南廬山慧遠的態度相比較，法果把太祖稱爲「當今如來」予以禮拜，單純地加以比較，由北方胡族統治的佛教，認爲一開始即以效忠國家的國家佛教作出發點。如果以這種觀點來考量，法果所採的步驟，也是無可厚非的。但廬山慧遠堅持於方外之士的

自覺，把出家與世俗嚴格地加以劃分，堅持立場而主張沙門不拜王者。但另一方面，却看不出法果有受過具足戒的跡象，到底具有若何程度的出家自覺，當然仍有疑問。即使太祖對法果賜以宣城子、忠信侯、安成公、老壽將軍、趙胡靈公等的世俗官位相類似的爵位，但從這一點看來，太祖本身亦未曾自覺於真實佛教者的立場，來分別於出家和在家的正式區分。太祖與太宗及法果的關係，作以上的看法，我想應該是正確的。

太宗與佛教

天賜六年（四〇九）拓跋珪歿，廟號太祖，諡道武帝。太祖的長子，太宗明元皇帝（四〇九—四二三）

即位，改年號爲永興元年（四〇九）。當時的北魏，把山西、直隸的絕大部份都收攏在他的勢力範圍。但在東北，於四〇九年馮跋滅掉後燕而樹立了北燕國。在東南方面，於三九七年慕容垂的一族慕容德建立了南燕。在西方，以長安爲中心的後秦姚興，擴張其勢力。在他的北方，於四〇七年赫連勃勃樹立了夏，且在四一三構築了統萬城。此城的堅固性，頗負盛名。四〇一年劉宋太祖劉裕舉兵北伐，殲滅南燕。而後秦姚興之子姚泓被俘虜，後秦也被消滅了。四一八年占領長安的劉宋軍，內鬨正烈，赫連勃勃乘機攻陷長安。於此北魏向洛陽侵進。不久，在華北，便成了北魏與夏的兩大勢力互爭霸權。太宗就在泰常八年（四三三）正月行幸鄴；四月又行幸洛陽，並在洛陽觀覽石經（魏書卷三，太宗紀第三）。北魏天子之行幸洛陽，顯示他在接觸以中原爲中心的洛陽文化，於佛教寺院具有豐富的知識，是可以想像的。而且，因爲太宗被稱作是愛儒者又好覽史傳

，是一位對學問具有興趣的皇帝，不待贅言。

這位太宗，究竟於佛教採行何種政策？說起來是在太宗之下，擔任道人統的法果，頗受尊敬。依法果的提議，來推行對佛教所採取的政策。太宗也同與太祖都尊崇趙郡出身的法果。如據魏書釋老志所述，太宗即位時，與太祖的喜好黃老，尊崇佛法很殷切。不論在京都平城地方，都建造寺院和佛像。更請沙門教導人民的生活。如此與太祖同對佛教抱持信仰的太宗，其尊敬法果亦屬理所當然的。永興年間（四〇九—四一三）授法果以輔國宣城子、忠信侯、安成侯等爵號，都被辭謝。這是因為參與國政，所以才蒙受如此的封號。太宗經常親自行幸法果的住處，因為門太狹小，輦輿通不過去，而飭諭屬下把門擴大。他是如此地受到太祖或太宗的尊重，參與國事的法果，終於到八十歲在泰常年間（四一六—四二四）示寂，在尚未入殮之前，太宗即三度臨喪，追贈他的諡號為老壽將軍·趙胡靈公。由此可知，太宗對法果是如何地尊崇、信任與參與國事。太宗更對法果的兒子猛，讓他來承襲追贈法果的爵位。法果在四十歲出家之前，過的是在俗生活，生育有兒子，讓他也移住在平城。

太宗於行幸廣宗（河北威縣）時，遇見沙門曇證，當時他已年近百歲，在路上相迎並且獻以果物。儘管他已年老，但志氣却仍不衰減，太宗遇見曇證仍表尊敬，並且頒賜老壽將軍的封號。這些故事都載於魏書釋老志。這可能是於巡幸各地方時，偶爾遇到的神異僧，隨時賜以老壽將軍的名號而已。由此當可看出，太宗也是相信道教方面的俗信，所以在印象中才有如此長壽者神仙